

堅決反戰・却因身為軍人不得不為
國赴戰・最後被敵軍擊斃的名將

山本五十六

新傳

戶川幸夫著 / 譚繼山譯



戸川幸夫 著
譚繼山 譯

山本五十六

東府出版社 印行

版權所有



翻印必究

行政院新聞局登記證局版台業字第1765號

山本五十六

著者：戶川幸夫

譯者：譚繼山

校對：孫金君

出版者：東府出版社有限公司

臺北市承德路五六九巷九號二樓

郵政劃撥：一〇四七二六號

發行人：花敬露

發行所：東府出版社有限公司

臺北市承德路五六九巷九號二樓

電話：五九五二〇六八

印刷者：高山彩色印書有限公司

臺北市重慶北路三段二〇五巷三二號

中華民國六十九年三月一日初版

定價90元

(如破損或裝釘錯誤請寄回調換)

山本五十六

山本五十六（一八八四—一九四三）是二次大戰時的名將。生於日本新潟縣長岡。一九〇四年畢業於海軍兵學校，次年在日俄海戰中受傷。一九一六年畢業於海軍大學後，歷任駐美武官、倫敦裁軍會議隨員、海軍裁軍預備會議交涉代表、海軍省次官，後被任命為日本連合艦隊司令長官兼第一艦隊司令官。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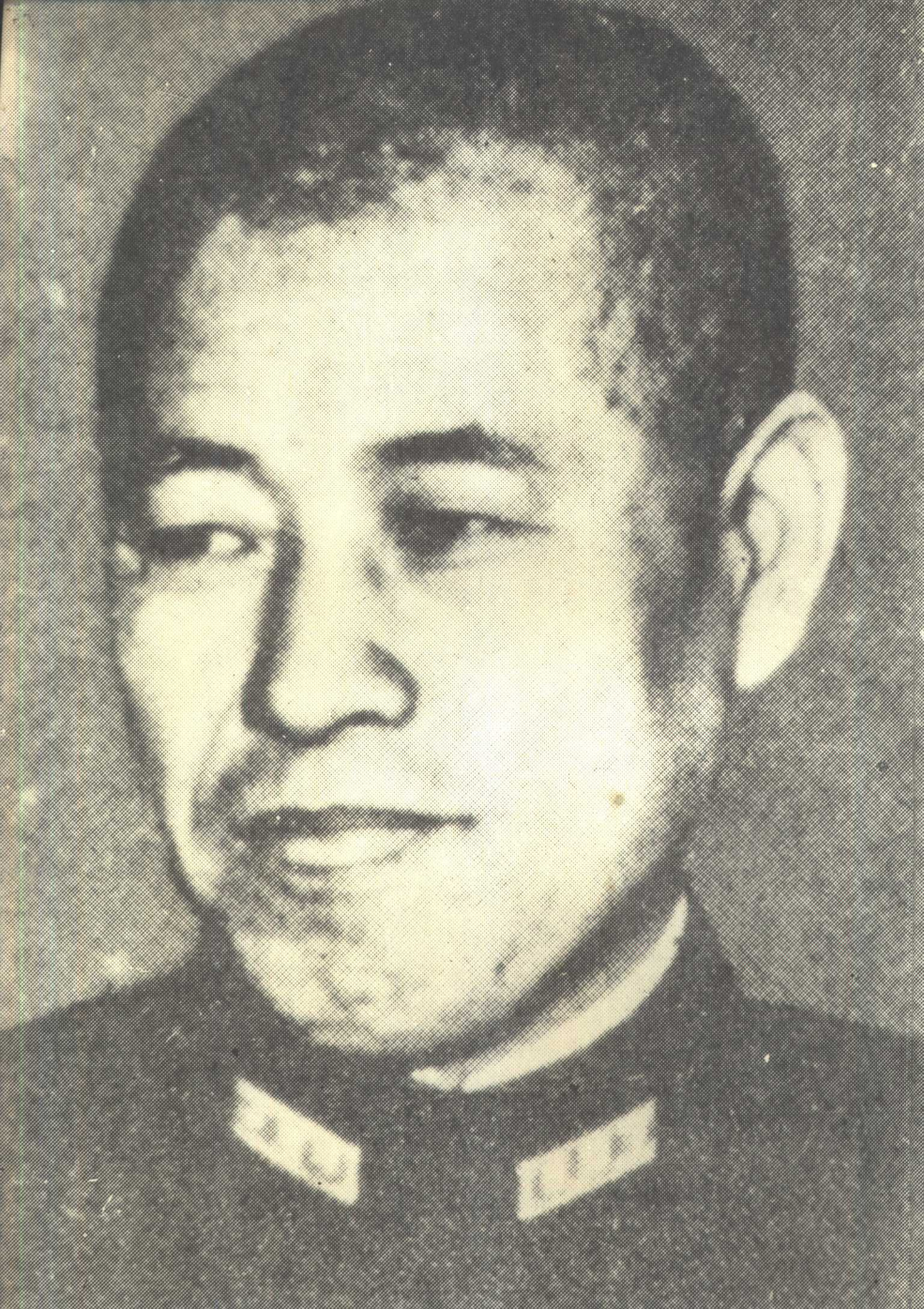
山本五十六是一主張和平反對戰爭的軍人。大戰爆發後，身不由己策劃偷襲珍珠港，重創美空戰力量。一九四三年四月在所羅門群島上空被美軍擊落陣亡。

著者

河川幸夫，一九一一年生，日本佐賀縣人。歷任記者、編輯。九五四年以「高安犬物語」獲直木獎，從此開始作家生涯。作品有「乃木與東鄉」等多種。

譯者

譚繼山，民國十九年生，瀋陽市人。新京日本第一中學畢業，北平中央大學肄業。曾任教職，現專事編譯工作。譯有「宮本武藏」、「音響手冊」等書。



目次

第一部

航空之路 7

火性人 23

倫敦之驚 43

三根手指 58

下雪的清晨 75

燎原之火 79

第二部

公私分明 95

和平無望 110

開戰前夕 132

登上新高山 141

虎虎虎 171

迷霧 191

馬來海域風雲 202

軍艦進行曲 234

第三部

進擊 241

報導班員 259

空襲東京 295

珊瑚海的波濤 302

中途島之役 323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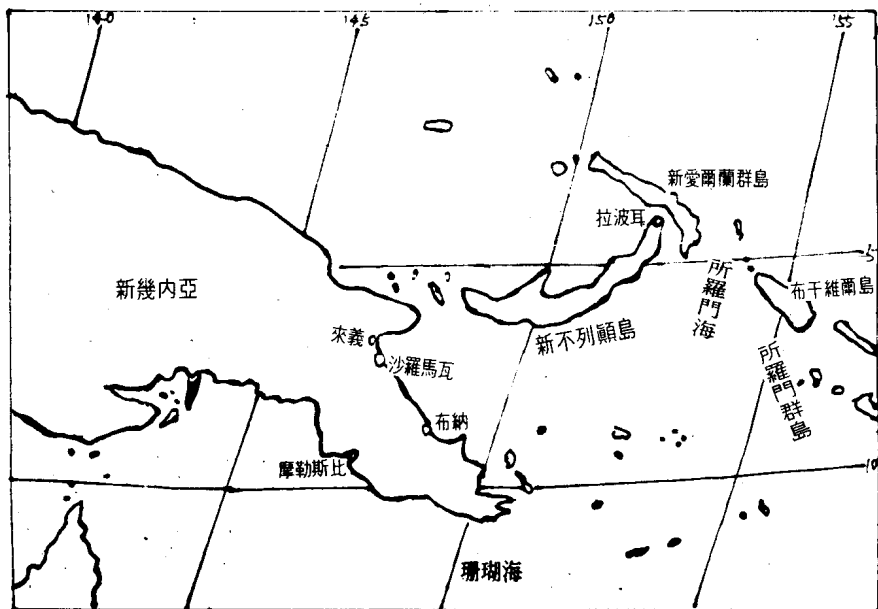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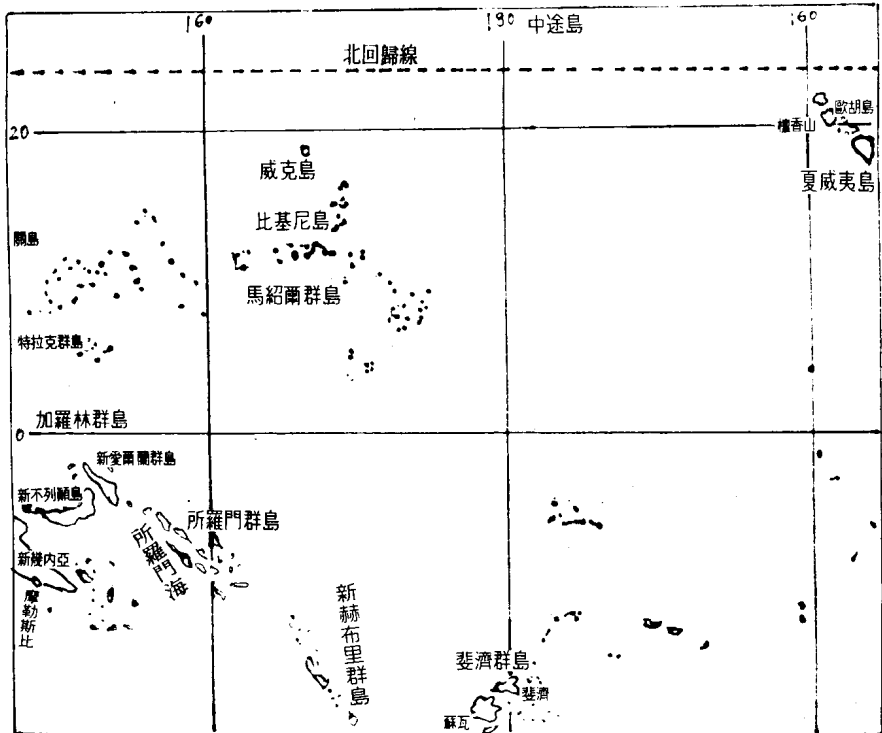
南海爭奪戰 352

落日 371

戸川幸夫 著
譚繼山 譯

山本五十六

東府出版社 印行





目次

第一部

航空之路 7

火性人 23

倫敦之驚 43

三根手指 58

下雪的清晨 75

燎原之火 79

第二部

公私分明 95

和平無望 110

開戰前夕 132

登上新高山 141

虎虎虎 171

迷霧 191

馬來海域風雲 202

軍艦進行曲 234

第三部

進擊 241

報導班員 259

空襲東京 295

珊瑚海的波濤 302

中途島之役 323

南海爭奪戰 352

落日 371

第一部

航空之路

片片雲層在水平綫上方移動著，瞬即在船的另一端消失了。雲層的色彩變幻不一，一片緊接一片，在船的前後左右簇擁著。前方的雲層似欲將低處的雲層壓入水面，彷彿在相互纏鬥般，但均朝同一方向流動。雲層的形狀也變化無常，只見濃的、淡的、停在高處、飄在海面的朵朵雲彩，有些正迅速地往前奔跑，有些則懶懶地緩緩飄移，忽兒狀如漩渦，時而分裂，時而捲合，可謂瞬息萬變。然而在浩瀚的太平洋上，所能看到的却只是水平綫上一條灰白色的細線。

深夜的海面上黑黝黝一片，海濤掀起的白浪顯得極為耀眼，海風掠過船桅，發出呼呼的響聲，狂舞的浪花飛濺到後甲板上。

十二月，太平洋的風浪極大，再碰到低氣壓就更為強勁了。

一九二九年十一月三十日，「賽貝利亞」號從橫濱港啟碇，駛向西雅圖。巨大的船隻碰到如此大的風浪，船身還是搖晃得十分厲害，乘客們似乎消受不了這種顛簸的滋味，個個顯得疲憊不堪。

此刻，後甲板上佇立著一位中年海軍軍官，他默默地環視四周，黝黑的皮膚，加上炯炯有神的眼睛和緊閉的嘴唇，流露出一股凜然不可侵犯的威嚴。他對眼前的狂風巨浪似乎了無畏懼。

過了一會兒，一個微胖的年輕海軍軍官也走上了甲板，他悄悄地走近中年軍官的身邊。

「船搖得可真厲害啊！」

中年軍官回頭望了他一眼，沈重地說：

「嗯！我想大家可能都受不了啦！」

「陸軍和文官對航海本來就不太習慣，身體吃不消是難免的。不過，他們都很佩服海軍能適應這種海上生活。」

「話雖不錯，但暈船往往是心理因素造成的。」

他的口吻像是在訓斥一個職責在身而犯了錯的人。

年輕的軍官接著說：

「這場颶風簡直就象徵著這次的會議。」話一出口，他馬上覺察到，身為隨員是不宜說這種話的，隨即改變了話題：

「山本大佐，令郎該會爬了吧？」

「嗯！越來越可愛，也越來越像他雙親了。他使我體會到生命成長的奧秘。雖然遺傳因子傳遞了父母的特質，但在兄弟之間還是會有所差別的。小小的生命在成長過程中，亦受到環境的影響，逐漸創造了屬於個人的特質。不過大部分仍是承襲父母，再加上一些自己所創造的，然後再遺傳給自己的子女。至於傳達的特質有優秀的，也有不良的。總之，我們以日本海軍軍官的身份前往倫敦，我們的身軀絕非完全屬於自己的，而是我們的父母，祖父母以及曾祖父母，甚或更遠的祖先所賜予的。他們創造了屬於日本人的血和靈魂，推動著我們的肉體前往倫敦。山口中佐，你同意我的說法嗎？」

中年軍官顯然很善於雄辯。

「說得一點也不錯。山本大佐的身體內即流著長岡武士的血液。」

「對。我雖沒有寫日記的習慣，可是家父直到體弱得拿不動筆之前，始終未曾間斷過。」

山本大佐開始背誦其父對於他的出生所記載的一段日記：

「明治十七年四月四日，晴。甚五郎來約釣魚。不久，小原老人來下圍棋，第二局，妻有臨盜的跡象，兩人遂相率離去。急往接產婆，正午出生，是個男嬰……。」

這個男嬰就是我。甚五郎和我的父親是釣魚的同好，長岡到了十一月就不能釣魚了，要過完五個月的漫長冬天，才能再垂釣，因此四月一到他就迫不及待地來約父親去釣魚。我的家境並不好，絕少吃到海魚，所吃到的魚都是父親從河裡釣來的。小原老人與家父下圍棋至第二局時，母